

## 作家论

银器般的胶东  
——评高吉波文学语言的乡土特质

冯宝新

山东省作协副主席、烟台作协主席、作家王秀梅早在《烟台晚报》发表过《一件精美的银器——感觉高吉波和他的文字》一文，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，“高吉波的语言没有任何的张扬和矫饰，质朴纯粹得如同清风中的一片田野，但谁也不能

高吉波把胶东口语、乡土表达，从“土话”“方言”提升为“文学语言”。这从散文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《泰山笔记》、高吉波微语录中得到生动诠释，作品中诸多词、句子都可以作为“雅化乡土语言”案例进行解读。

他剔除方言中粗鄙、啰唆、地域性过强的俚语，保留具有生命力和情感张力的部分，达到“土而不俗，俗而能雅”的效果。如民间有“铁匠的儿子会打铁”这一民间俗语，他将其提炼升华，创作成微语录“铁匠的儿子会打铁，是继承；铁匠的儿子会炼钢，是发展”，使一句俚语成为一条富含哲理的格言。其本质是胶东民间智慧的文学提炼，形成一种“雅化的乡土语言”，以极简的形式为大众熟知。

他大量吸收胶东民间话语的质感：简洁、直白、短促、有力、不绕弯，自带乡土的朴实与温厚，提纯后的口语具有很强的节奏感。如《泰山笔记》里的句子：“老屋的氛围，搬不走，老屋周边的环境，也搬不走。”短促、干净、简洁，带有胶东人说话的直接与利落。这种“胶东鼓点”式的语言，让叙述本身

## 二

胶东人的性格常被外界标签化为：豪爽、实在、重情义。高吉波用自己的文学语言，将其转化为可触摸、可共情、可传播的精神内核。

他的语言风格，本质上就是胶东人精神的文本化。“直”：不虚伪不矫情，如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里例句“我没喝，也没吃”“活着回来，命大；死在那里，命贵”，对应“实在、不绕弯”。“硬”：短句硬朗，如“风大，雪大”，对应“坚韧、抗造”。“暖”：底层关怀与亲情书写，如“嫂子留鸡蛋”“抱柴烧炕”，对应“重情义”。“静”：克制留白，不煽情，如《一张藏了半个世纪的照片》里“母亲每夜试牛儿气息”，对应“内敛、情感深沉”。

高吉波将胶东文化从“坚韧、内敛、实在”的标签，转化为可触摸的灵魂，升华

否认它让人读起来感到熨帖，就像他的其他文字一样”“吉波的语句还有着先锋写法的诸多特点，比如窄小的段落、简单至极的短句和跳跃迅捷的笔锋转换等”“吉波的语言是有超越性的，它少了‘70后’的那些华丽、惊艳和暴露到骨髓深处

带有地域的性格。

再如对乡土知识的转译：作者对“藜”字的考据（通“榛”，又义“茂盛状”），引用《诗经》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”。他将文献考据与地方风物（榛树）有机联系，使一个地名承载了植物学、文字学、古典文学与民间期许的多重含义。这不是掉书袋，而是用雅言为乡土正名，赋予其历史的纵深与文化的尊严。胶东的山水草木，在他的笔下获得了“典籍认证”。

高吉波作品很少堆砌形容词，注重动词运用，在白描中见华彩。如《泰山笔记》例句：“从春天到秋季，你听到的是鸟语，闻到的是花香，看到的是低吟的蜜蜂和跳舞的蝴蝶。”该语段质朴如话，却通过“听觉——嗅觉——视觉”的递进，营造出饱满的感官世界。“低吟的蜜蜂”“跳舞的蝴蝶”，动词精准而富有诗意，在极简的白描中透出盎然的生趣，展现了其语言“土而不俗，俗而能雅”的核心特质。

再如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例句：“我已舔净了留在嘴角的米粒。”“我跑到河里，破冰给侄女洗尿布。”“嫂子赶来，抱我到河边。她把我红

为“隐忍、理性、尊严、向善”的生命哲学。

这可以从作品《一个母亲的老去》中找到答案。文中的“母亲”，正是高吉波用文学语言为胶东精神塑造的不朽雕像，“母亲”的形象可以说是胶东精神的缩影。

文中“母亲”的一生被简化为一系列生育、劳作、付出的客观事实陈述，没有心理铺陈，这正是胶东人“做多于说”的实在性格。

“出了身热汗，喝了半瓢凉水……铺毯已被血浸透。”产后即劳作落下一身病，这是胶东女性面对苦难时惊人的生理与意志韧性。

的某些近似苍白的美感，而多了一些凝练、沉郁和光洁感，像一件质朴却细致至极的精美银器，散发着浅淡通透的气息”。笔者研读高吉波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《城门》等代表作，深刻感受到王秀梅这段话精准概括了高吉波文学语言的特点。

肿的小手拉到她的怀里暖和。”句中动词“舔净”写尽孩童的饥饿与珍惜；“破冰”一个动作，点明季节的酷寒与“我”报恩心的急切；嫂子的一系列动作——“抱”“拉”“暖和”——连续、具体、充满身体的温度，于无声处将善良与母爱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善于运用乡土意象，一物一义，以小物件见大主题。如作品《一个母亲的老去》核心意象是贯穿全文的“红棉袄”。开篇是雪地里的“一朵雪莲”，结尾是“夹在寿衣里”。这一意象从喜庆、青春、美丽，最终化为对生命逝去的永恒纪念，完成了从具体物象到情感与命运象征的升华。

再如《褪色的红绸》开头，红绸是婚礼的象征，“在风雪天里呜呜响，像一个人在哭”；结尾，坟头阳幡“在初春的风里呜呜响，像一个人在哭”。“红绸”与“阳幡”，一红一白，一喜一丧，构成了生命轮回的闭环。那“呜呜响”的哭声，从出嫁时的无奈到离世时的哀悼与追念，贯穿了母亲的一生，也象征了某种无法逃脱的命运感与情感基调。

非言语表达的无私的爱。

全文情感极度克制。最动人的时刻往往最平静：“我不知是她的白发在舞动着漫天飞雪，还是漫天飞雪在舞动着她的白发。”无尽的等待、衰老的苍凉、母爱的执念，呈现在一个充满诗意的、沉默的画面中。这种“静”的叙事，恰恰是胶东人情感内敛和最深沉的表达方式。

高吉波通过书写一个母亲的“老去”，书写了一部胶东家庭的微观史：从缺衣少食到“日子慢慢好过了”，折射时代变迁；母亲的腰疼、掉落的牙齿、早白的头发、弯弓的背，是她为家族延续支付的代价。她的“老去”换来了孩子们的“新生”与“远行”。这种代际间的付出与接力，是胶东文化乃至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精神。

## 三

高吉波早期文学创作以散文、报告文学为主，先后发表《褪色的红绸》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等一批受读者喜欢的作品。1998年10月25日，他创作的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首发于《齐鲁晚报》，之后被《读者》等多种报刊转载。2001年，该作品首次入选《山东中学语文教辅读本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编者总结说，作品“通过讲述嫂子对主人公‘我’的慈爱以及她在贫寒大家庭中一生的付出，展现了嫂子善良、慈爱的品质以及她对‘我’人格的影响，呈现人性之纯美与大善”。

这篇不足800字的散文，以其质朴的语言、凝练的结构、深刻的主题和运用白描等手法，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及教育专家好评。

自2001年至今此文一直保留在全国大学、中学、小学不同语文教材中，福建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南、北京、

## 四

现代网络信息量大、传播速度快，高吉波开始文学创作的另一种探索——创作微语录。高吉波认为，散文创作虽基于“写实”，但难点在于如何在“实”的基础上升华，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共鸣。微语录这种短小精悍的形式，能够用最凝练的语言直击事物本质，传递深邃的哲思。尤其随着微信等新媒体的兴起，人们的阅读习惯趋向碎片化。这种形式易于传播，能更直接、快速地与读者交流思想。高吉波敏锐地把握这一变化，自2015年开始，他有意识地将日常思考以“微语录”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。

坎坷的人生经历，使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，为微语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。他的微语录语言极短、极通俗、富有哲理，在新媒体、大众阅读中广泛传播：如“人的真寿命，不是活了多少年，是死了多少年还有人在怀念”“每一朵枯萎的花，从前都好看”……

微语录不是刻意为之，皆是从生活写作中偶得。如今微语录已经有约八千条，其中的哲学思考引发省内一家出版社的关注，正接洽出

上海等二十几个省市，先后将此篇选入中考语文试卷。作品成为一代中国人对“胶东亲情、胶东母亲”的认知模板。

2024年其另一散文《泰山笔记》也入选山东省初中语文教辅读本。《泰山笔记》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两篇散文，发表时间距今都在20年以上。这些作品之所以一直为读者所喜欢，被社会各界所重视，高吉波认为：文学作品唯关爱人性、关爱自然，才有生命力。

随着散文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为读者喜欢在在教育领域“走红”，文章也引起了影视界的注意。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改编的电影剧本，广受业内好评，导演、摄影等相关人员已经来烟台多次，谋划拍摄事宜。曾获烟台市文艺创作奖的中篇小说《大酒窖》和曾获得华东六省一市图书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《城门》，也与相关单位达成电影、电视剧初步合作意向。

版事宜。

高吉波被聘为青岛电影学院客座教授这几年，他一边教学，一边从事微电影剧本创作，收获颇丰，共创作微电影剧本150多部。

高吉波微语录，本质是胶东民间智慧的文学提炼，以极简形式通过新媒体，进入大众认知，让胶东文化从“文学圈”走向“全民圈”。

还值得关注的是，高吉波的《大酒窖》《一个母亲的老去》《城门》等作品，明确指向胶东半岛的海洋性乡土、港口文化、家族伦理、近代开埠背景。他用作品证明：胶东有自己的海风、自己的酒窖、自己的亲情逻辑、自己的语言节奏。文学创作未必要刻意追求“宏大叙事”或“西方技巧”，只要“扎根胶东乡土”，把“身边的人、事、物”——母亲、红绸、阳幡、风雪……这些“微小”的素材，努力写深、写透、写精，同样可以成为“承载普遍人性”的文学精品。

这种“表象写作到本土深掘”的路径，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胶东写作者，推动烟台文学形成“乡土深写、语言精练、情感克制、人文关怀”的整体气质。